

《美味情書》 味蕾下的情感撫慰

無論身處何地，小人物的故事永遠動人。

印度新晉導演賴舒彼查（Ritesh Batra）拍短片出身，第一部長片《美味情書》將鏡頭聚焦於生活在孟買的两个小人物上，以輕鬆活潑、略帶幽默的節奏，帶出孟買人的生活與焦慮，捕捉大城市下的一絲溫情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

孟買如同香港一樣，都是一個人口流動頻繁、生活節奏快速的城市，當香港幾乎完全步入數碼化之際，孟買卻在急速變幻中保留了一點傳統，電影中的「Dabbawallah」是孟買引以為傲的「送飯速遞服務」，專門為上班族送上「家的溫暖」。電影便以生活在孟買兩個地區的男女，因為飯盒誤送，而譜出一段曖昧的情感故事。

美食與書信

疏離的人際關係不只發生在香港，舉凡所有大城市都有類似的問題，親情、友情、愛情，所有牽涉到情感交流的關係，都會在城市生活的營營役役中被磨蝕、被侵蝕，變得脆弱無比。生活在孟買郊區甘地維亞的伊娜，年輕美麗，但婚姻生活乏味，老公每天忙於工作，下班回家也忙着公事，與妻子形同陌路，與其說是夫妻，更像是同一屋簷下的租客。

伊娜持家有道，是名符其實的賢妻良母，為了修補關係，決定以美食綁住丈夫的胃。她每天去街市買菜，煮出色香味俱全的餸菜，小心翼翼地放進飯盒裡，然後透過送飯速遞員，將新鮮熱辣、滿載愛意的飯菜送到公司。飯盒是伊娜最後的殺手鐮，是牽繫夫妻關係的最後一扇窗，很中國式的「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先抓住他的胃」。當然，飯盒在幾近不可能的誤差中，送到另一個男人費蘭迪手上，彷彿天注定，伊娜與丈夫的關係已走到盡頭。電影沒有灑狗血的外遇劇情，也沒有煽情激動的愛情刻劃，導演以飯盒為脈絡，將不可能走在一起的兩人牽繫起來，再利用書信來往，進一步渲染彼此的心境意緒。

費蘭迪是一個很死板規律的人，從他與小朋友、新同事的交談中，不難發現他的固執。但愈是固執的人，情感也有缺口，而感情一旦流

露，再也收不回。他錯收伊娜的飯盒後，竟以紙條寫下一些幽默的話回應伊娜。他們無話不談，伊娜說樓上阿姨的丈夫患病很多年，每天靠看着頭上的風扇轉動「維繫」生命；費蘭迪則細數自己喜歡的電影電視節目，及每天眺望對面鄰居一家和樂融融生活的境況。兩個寂寞的人，依戀着過去，無法昂首向前，在飯盒與書信的往來中沾染了彼此的溫度，生活好像多了幾分生氣。

寫實的小品故事

玄妙的是，兩人從沒見過面，伊娜透露想去全世界快樂指數最高的國家不丹生活，費蘭迪正值退休年齡，邀請她同行。兩人相約見面，但終究無法跨越年齡界限而裹足不前。電影無關越軌、外遇等內容，反而透過費蘭迪與新同事乘搭公車、送飯服務等，帶出孟買的城市特色，及孟買人的生存狀態。

《美味情書》平近寫實，鏡頭很乾淨，內容涵意豐富，電影中的三個角色，女主角伊娜、男主角費蘭迪、新同事沙奇，都有自己的過去與生活態度，三人碰撞出的火花影響着彼此，也改變了他們的心態，為平淡無奇的生活，注入一點熱情。導演說，演員很投入，他們將自己的經驗融入角色中，塑造出驚喜的效果，「這是一個有機性的合作」。電影也不乏趣味十足的對白，如「上錯火車，卻去對車站」等，是人們經常掛在口中的絮語，卻對電影中兩位角色的心路轉變有啟示性的作用。

賴舒彼查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導演，讀經濟出身的他，非常喜歡電影，更視路易馬盧、薩耶哲雷、英瑪褒曼、活地亞倫為偶像。他說「劇本不只是一張清單，而是一個出發點」，《美味情書》是他拍長片的出發點，他向觀眾展示了印度本土電影的魅力與可能性。



■導演賴舒彼查



導演對談

問：為何會拍《美味情書》？

答：2007年，我開始以午餐盒為題，去籌備一部紀錄片，搜集資料期間，我被午餐盒的故事所吸引，就放棄拍紀錄片，開始寫劇本。

問：如何挑選演員？

答：我和演員合作，嘗試深入地去探索這個故事，我想知道演員們的想法，然後不斷去修改劇本。演員在整個製作中佔很重要的比例，我想佔了百分之九十。伊凡卡漢成為電影的主角是很順理成章的事，製作人 Lydia Dean Pilcher 和 Guneet Monga 轉介他來這個拍攝項目，而納華薩甸薩迪奇（Nawazuddin Siddiqui）則是我非常想合作的演員。女主角方面，我們以試鏡的方式找到了劇場經驗非常豐富的蕙惠卡娃（Nimrat Kaur）。開始拍攝前，我們排練了六個月，蕙惠卡娃的角色有一個五歲的女兒，她在角色投入或做菜方面都做得很好。

問：電影透過送錯午餐盒來刻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你如何理解印度人的人際關係？

答：印度如同其他地方一樣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面對相同的挑戰，人們很難去維持婚姻、朋友間的關係。

問：電影的音樂、配樂很特別，你如何透過音樂來說故事？

答：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在電影音樂上，我和 Max Richter 合作，想透過音樂從另一個角度去挖掘故事，角色的情緒變化也呈現在音樂中，就是從另一個層面去說故事。



體驗印度滋味

印度有個讓人歎為觀止的 Dabbawallah 送飯系統，此系統全人手操控，每天為孟買地區人士送出超過十三萬過飯盒，精確度達 99.99999%，即運送六百萬次才出現一次錯誤，被哈佛商學院碩士課程列為研究案例，絕對不容小覷。

要體驗送飯服務，不必去到孟買，香港有個印度小伙子 Gary，以 Dabbawallah 為藍本，推出送飯服務。顧客只要在 48 小時前預訂，他接到訂單後，製作飯菜，每天送到指定地址，由於人手較少，目前服務範圍只限尖沙咀及紅磡區。

Gary 沒有店舖，每天借用鄰近餐廳，聯合幾個印度婦女，深夜在餐廳製作飯菜，早上包裝好，然後運送。他指，每天接到大概三百至五百個飯盒訂單，客戶以上班族為主。如對送飯服務有興趣，可瀏覽：www.dabbawalahk.com。

新戲上場

文：笑笑

《觸不到的她》 愛在虛擬時空



當人工智能科技愈來愈成熟之際，莫講話語音操控，甚至連人類的情感交流也能通過技術演繹、模擬出來，或許以後身邊只需要一個智能「機械」便可以解決生活所需。由史碧鍾斯（Spike Jonze）編導的《觸不到的她》（Her）獲今屆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殊榮，電影述說的也是一個人與智能軟件互動的故事，頗有幾分科幻迷離色彩。

《觸不到的她》故事情節不算新穎，上世紀八十年代，Steve Barron 的《鬼馬電腦追女仔》（Electric Dreams, 1984）便是以人類與電腦為主軸的愛情電影，早已預示了科技的發展。隨後《Making Mr. Right》（1987）、《鐵甲再生人》（Bicentennial Man, 1999）均以此為題，史提芬史匹堡的《人工智能》（A.I., 2001）堪稱是此類題材的經典之作。當然，《觸》片不單涉及人工智能題材，導演更欲透過電影反映未來世界人與人之間複雜而又疏離的關係，在智能手機普及、Line、WhatsApp 等聊天軟件風行的當下，頗有預示未來的意味。

故事發生在未來的洛杉磯，電影並沒有明確指出年份，人人隨身帶着智能軟件，主角菲奧多（祖尼馮力士飾）是一個內向的人，感性但不擅於表達情感的他與妻子離婚後，買了一個人工智能語音助理回家，更與「她」譜出一段愛情。由施嘉莉祖安遜聲演的「她」，不但聲線迷人，更有自動學習功能，透過每天與人類的互動，模仿人類說話的語氣、情緒，愈來愈像一個「人」。人是很奇妙的生物，在面對自己的朋友、愛人時，往往有所保留，不願意呈現「真我」，彼此的關係也因為過於拘謹而變得脆弱。有趣的是，菲奧多在語音助理「面前」，反而放下一切，毫無保留地釋放自己，愛得真誠。但人工智能終歸只是一個虛擬的軟體，「她」或許可以陪伴左右、更有效率地管理你的生活，卻無法滿足人類潛意識喜歡觸碰實體的渴望，心靈的空虛無法通過虛擬的互動而被彌補。

電影寫實地刻劃出人與軟體間的微妙關係。人們既想逃避人與人之間繁瑣、複雜的關係，又希望擁有一個能長伴左右、善解人意的「伴侶」，也正好映射出如今大家愛以聊天工具代替真人接觸的現象，道出現今社會人際關係愈趨淡薄的境況。

奧菲力與「她」，夢幻得來虛無縹緲。電影最後詩意式的描述，帶出愛與被愛的命題，或許有點落入俗套，但未嘗不是一個警醒。人，還是要面對現實。

影碟別注

文：亞里安

《引力邊緣》 人在宇宙没有最强

有些電影，你在戲院看時便有買碟回家重溫的衝動，像《阿凡達》、《少年Pi 的奇幻漂流》等，除了被電影劇情吸引之餘，更有「究竟是怎樣拍出來」的好奇心。如果要數 2013 年最令觀眾歎為觀止的心水電影，《引力邊緣》肯定是人見人讚的首選。

不用多說，勇奪今屆奧斯卡金像獎 7 項殊榮已足見其地位非凡，電影幾近囊括所有技術大獎，包括最佳攝影、剪接、視覺特技、音響混音、音響剪接等，有關方面亦以胸有成竹，於頒獎禮前推出影碟，加上奧斯卡的推波助瀾，讓消費者有買一張來看門口的羊群心態。

常言道「宇宙最強」，《引力邊緣》卻跟大家說：人在宇宙，再沒有最強！甚至帶出跟《異形》的「In space, you are not alone」的反方向啟示，地球在宇宙中很渺小，地球人其實不及一粒沙塵，當你一個人在太空漂流，那種不着地無定向的無助孤獨感、心裡承受的慌張恐懼壓力，根本跟碰上異形別無兩樣，片中 Ryan 博士懸浮半空脫除太空衣一幕，暗地裡也向異形英雄 Ripley 來個唯美的致敬。

到底片名何解叫作《引力邊緣》？英文是簡單直接的《Gravity》，地心吸力本是這個藍星球生存之本，人常言「望天打卦」，九十分鐘生死關頭，主角不就是沿途體驗希望、失望、絕望、寄望、盼望等林林總總的「望」天打卦？地球人只顧不斷發展開拓，早將腳踏實地、回歸基本的平常心拋諸腦後，最後，Ryan 博士千辛萬苦終可雙腳踏地的一刹那，如重投母親懷中見證「重生」一樣。

終如所願，藍光碟共三個多小時特別收錄，為大家揭開大量幕後拍攝花絮，再一次歎為觀止之餘，不如又想一想究竟這些年來，地球外圍已囤積多少太空垃圾？

銀幕背後

- 電影中的飯盒速遞服務公司「Dabbawallah」是孟買獨有的「運送系統」，Dabba 是指飯盒，Wallah 則指速遞員。每天，超過五千個飯盒速遞員早上上門收集飯盒後，經由準確的顏色分類及標記，將飯盒送至公司或學校，用膳後速遞員會把空飯盒送回家。據說，Dabbawallah 一天運送超過十三萬個飯盒。
- Dabbawallah 源於 1885 年，一個在孟買工作的銀行家，由於公司與家裡距離太遠，中午不能回家與妻子吃飯，他想出一個方法，聘請工人每天為他送來家裡的飯菜，用膳後再讓他把空飯盒送回家，久而久之，同事開始仿效。其中一位速遞員看到了商機，將送飯服務發揚光大。
- 男主角全名叫 Saajan Fernandez，但身邊的同事朋友都叫他 Fernandez（費蘭迪），因此女主角問他叫甚麼名字時，他以書信回應，女主角看到信件後，便請樓上的阿姨播放一首歌，這首歌是 1991 年印度電影《傾城戀》（Saajan）的主題曲《Mera Dil Bhi Kitna Pagal Hai》，歌詞反覆提到「Saajan」，與男主角的名字呼應。「Saajan」是人名，也有愛人的意思。導演曲線親抽，透過歌曲隱晦道出兩人的情感。

銀幕短打

文：朗天

電影節，又見電影節！

又到香港國際電影節（HKIFF）的購票時刻。今年電影節有幾個大特色，第一是香港電影資料館的本地懷舊電影節目沒有入節，似乎進一步顯示康文署和公司化之後的電影節分道揚鑣，也有可能人事糾葛；第二是正式取消了郵購，訂票小冊子出街後，只餘網購途徑購票，數碼化和非人化已成一條不歸路。

大家都在談本土意識，不得不重提 HKIFF 的歷史和文化是香港集體回憶中重要的一部分。提起電影節文化，「老餅」影迷最津津樂道的，除了「趕頭趕命」、「裙甩褲甩」、「一天走數場「睇戲睇到漏」（撞期換飛、入錯戲院）之外，也包括訂票小冊子甫推出，大家立即拋下手上繁瑣工作，研究攻略，然後第一時間填表郵購，甚至嫌郵寄太慢，親身到電影節辦公室交表交支票。現在全面網購，為了所謂的「方便」（前設是伺服器夠容量，電腦不出錯），換來舊調難再重彈之憾。

對於我這種菲林派來說，電影節的數碼化衝擊當然不止於訂票文化的改變。放映電影的制式全面背向菲林，直接導致影像和美學的墮陷，但幾乎所有觀眾都不關心這個，甚至認為大勢所趨，無關宏旨。以前每部電影簡介，在註明導演、國家、影片長度、黑白或彩色之外，還會寫明放映制式。記憶所及舒琪數年前曾批評電影節取消了這個註明，當時電影節的回應好像就是：沒有觀眾關心！今天他們有更多理據，例如來片根本已沒有菲林拷貝，又或者，放映場地沒有菲林放映機。近年觀眾投訴電影節放片出錯的案例增加了，矛頭多指向產品品質管理和後勤服務質素下降，其實那也與數碼化有關。菲林年代，有實體物料，檢查字幕、對位、斷片都簡單直接，肯花時間便可以。數碼化之後，電腦當機，不是人力所能控制，「倒瀉籬蟹」往往與「壞機斷線」之類的問題有關。

